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 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 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中共中央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参加本书编译工作的有殷叙彝、李
兴耕、周懋庸、唐春华、李宗禹、杨威
理、周家碧、于沪生、涂敏、袁延明。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列宁 斯大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21印张 522,000字

1981年2月第1版 1981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800

书号11002·535 定价2.45元

说 明

1895年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逝世，从1896年10月起，伯恩施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了一组文章，公开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要求“修正”马克思主义。1899年1月，伯恩施坦又发表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全面地阐述了他的修正主义观点。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出现，在德国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当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许多党员对伯恩施坦的背叛行为表示不满和反对，并且要求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批判他的修正主义观点。在1898年10月召开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蔡特金等第一次对伯恩施坦进行了批判。之后，汉诺威（1899年）、卢卑克（1901年）、慕尼黑（1902年）和德累斯顿（1903年）这四次代表大会也就伯恩施坦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除慕尼黑大会外，其他三次大会都通过了反对修正主义的决议案。与此同时，双方的刊物也发表了不少针锋相对的争论文章。

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这次大斗争，涉及到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坚持和捍卫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和革命策略的重大原则问题。这场斗争从总的方面说是不彻底的，但是为后来的大规模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有助于研究这段斗争的历史，我们编译了这本书。

本书选辑的资料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代表大会上各

Enifo / 13

派主要代表人物的报告、发言以及有关的重要提案和决议；(二)倍倍尔、伯恩施坦、考茨基、阿德勒等人在这一时期的来往信件；(三)当时报刊上发表的有关的重要文章。全书根据这一斗争发展的阶段分为五个部分，按年代顺序编排。我们在每一部分的开头加了编者说明，并作了一些注释，供读者参考。另外，书中收入的普列汉诺夫给考茨基的两封信和《我们为什么应该感谢他？》、卢森堡的《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是采用现有的中文译文，只在个别的地方作了文字上的改动。

马克思 恩格斯
中共中央 列宁 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

1979 年 8 月

目 录

(一)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	(3)
(1898年2月15日)	
卡·考茨基致维·阿德勒(摘录)	(4)
(1898年4月9日)	
格·普列汉诺夫致卡·考茨基	(5)
(1898年5月20日)	
格·普列汉诺夫致卡·考茨基	(7)
(1898年5月30日)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摘录)	(8)
(1898年9月9日)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摘录)	(8)
(1898年9月24日)	
罗·卢森堡 关于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	(10)
(1898年10月2日)	
在1898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阿·施塔特哈根	(15)
(10月3日)	
威·彼乌斯	(16)
(10月3日)	
沃·海涅(摘录)	(17)
(10月3日)	
奥·倍倍尔	(19)
(10月3日)	

克·蔡特金	(22)
(10月3日)	
布·休恩朗克	(25)
(10月3日)	
罗·卢森堡	(26)
(10月3日)	
格·福尔马尔(摘录)	(28)
(10月4日)	
沃·海涅	(30)
(10月4日)	
克·蔡特金(摘录)	(33)
(10月4日)	
罗·卢森堡	(35)
(10月4日)	
奥·倍倍尔	(38)
(10月4日)	
卡·考茨基	(44)
(10月4日)	
克·蔡特金(摘录)	(50)
(10月4日)	
威·李卜克内西(摘录)	(50)
(10月4日)	
罗·卢森堡 党代表大会的回顾(摘录)	(54)
(1898年10月11日)	
奥·倍倍尔致爱·伯恩斯坦	(59)
(1898年10月16日)	
爱·伯恩斯坦致奥·倍倍尔	(63)
(1898年10月20日)	
爱·伯恩斯坦 声明(摘录)	(71)
(1898年10月20日)	

奥·倍倍尔致爱·伯恩施坦	(72)
(1898年10月22日)	
卡·考茨基致爱·伯恩施坦	(75)
(1898年10月23日)	
爱·伯恩施坦 私人声明	(84)
(1898年11月)	
格·普列汉诺夫 我们为什么应该感谢他? ——给卡尔·考茨基的公开信	(86)
(1898年10—11月)	
卡·考茨基 私人声明	(99)
(1898年11月)	
维·阿德勒致奥·倍倍尔	(101)
(1898年11月1日)	
奥·倍倍尔致维·阿德勒	(104)
(1898年11月4日)	
卡·考茨基致维·阿德勒	(107)
(1898年12月23日)	

(二)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 (摘录)	(113)
(1899年3月22日)	
罗·卢森堡 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 (摘录)	(114)
(1899年4月)	
保·康普夫麦尔 伯恩施坦这个“小资产者”	(144)
(1899年4月)	
拉·龚普洛维奇 伯恩施坦和社会主义	(151)
(1899年4月)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 (摘录) (附抄件)	(163)
(1899年8月3日)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	(165)
(1899年9月3日)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	(166)
(1899年9月9日)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 (摘录)	(167)
(1899年9月11日)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 (摘录)	(169)
(1899年9月13日)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	(170)
(1899年9月22日)	
卡·考茨基 致汉诺威党代表大会 (摘录)	(171)
(1899年9月)	
奥·倍倍尔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1899年汉诺威代表大 会上关于“对党的基本原则和策略立场 的攻击”的报告	(181)
(1899年10月10日)	
在1899年汉诺威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爱·大卫 (摘录)	(230)
(10月10日)	
路·沃尔特曼	(242)
(10月11日)	
威·李卜克内西 (摘录)	(245)
(10月11日)	
卡·考茨基 (摘录)	(250)
(10月11日)	
罗·卢森堡 (摘录)	(251)
(10月11日)	
克·蔡特金 (摘录)	(257)
(10月12日)	

卡·弗罗梅 (摘录)	(259)
(10月12日)	
格·累德堡 (摘录)	(261)
(10月12日)	
阿·施塔特哈根 (摘录)	(262)
(10月12日)	
伊·奥艾尔	(264)
(10月12日)	
格·福尔马尔 (摘录)	(272)
(10月12日)	
罗·卢森堡	(276)
(10月12日)	
奥·倍倍尔 在1899年汉诺威代表大会上的结束语	
(摘录)	(277)
(1899年10月13日)	
奥·倍倍尔 德国社会民主党1899年汉诺威代表大会	
关于第五项议程的决议	(281)
(1899年10月13日)	
保·辛格尔 在1899年汉诺威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	
(摘录)	(282)
(1899年10月14日)	
卡·考茨基 汉诺威党代表大会 (摘录)	(283)
(1899年10月18日)	
爱·大卫 为什么“伯恩斯坦分子”能够投票赞成倍	
倍尔决议?	(288)
(1899年11月)	
汉诺威党代表大会的成果 (摘录)	(300)
——《社会主义月刊》编辑部的一次意见调查	
(1899年12月)	

- 卡·考茨基 伯恩斯坦和倍倍尔决议（摘录） (321)
 (1900年2月21日)
- 爱·伯恩斯坦 我对倍倍尔决议的态度 (334)
 ——驳卡·考茨基
 (1900年4月25日)
- 卡·考茨基 伯恩斯坦的旧文章和新痛苦（摘录） (352)
 (1901年5月29日)

(三)

- 爱·伯恩斯坦 科学社会主义怎样才是可能的？（摘录） (361)
 (1901年5月17日)
- 卡·考茨基 疑问的社会主义对抗科学的社会主义 (370)
 (1901年6月)
-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摘录） (384)
 (1901年6月24日)
- 帕尔乌斯 实践中的机会主义（摘录） (386)
 (1901年8—9月)
- 奥·倍倍尔致路·考茨基（摘录） (413)
 (1901年8月29日)
-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 (414)
 (1901年9月4日)
- 在1901年卢卑克代表大会上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提案 ... (416)
 (1901年9月)
- 奥·倍倍尔 德国社会民主党1901年卢卑克代表大会
 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决议案 (419)
 (1901年9月)
- 在1901年卢卑克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 爱·伯恩斯坦（摘录） (420)
 (9月23日)

沃·海涅 (摘录)	(423)
(9月23日)	
麦·格龙瓦尔德	(427)
(9月24日)	
卡·考茨基 (摘录)	(430)
(9月24日)	
爱·大卫 (摘录)	(433)
(9月24日)	
奥·倍倍尔	(438)
(9月24日)	
洛伊特尔特	(446)
(9月25日)	
阿·施塔特哈根 (摘录)	(448)
(9月25日)	
爱·伯恩施坦 (摘录)	(453)
(9月25日)	
爱·伯恩施坦 在卢卑克代表大会上的声明	(457)
(1901年9月25日)	
卡·考茨基 卢卑克党代表大会 (摘录)	(458)
(1901年10月2日)	
奥·倍倍尔 卢卑克党代表大会的反响 (摘录)	(466)
(1901年10月23日)	
爱·大卫 回顾卢卑克 (摘录)	(471)
(1901年11月)	
爱·伯恩施坦 党的纪律和对信念的忠诚 (摘录)	(478)
(1901年11月)	
卡·考茨基 一万人的撤退 (摘录)	
——对伯恩施坦的最新序言和图尔代表大会	
的一些评论	(488)
(1902年3月19日)	

保·康普夫麦尔 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理论 (摘录)	(492)
(1902年5月)	
爱·伯恩施坦 关于争论的争论 (摘录)	(493)
(1902年5月)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 (摘录)	(494)
(1902年8月25日)	

(四)

在1902年慕尼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阿·霍夫曼 (摘录)	(497)
(1902年9月15日)	
弗·楚拜尔	(498)
(1902年9月15日)	
沃·海涅	(499)
(9月15日)	
爱·伯恩施坦	(502)
(9月15日)	
奥·倍倍尔	(505)
(9月15日)	
爱·大卫	(508)
(9月15日)	
莱恩德克尔	(511)
(9月16日)	
罗尔瓦根	(511)
(9月16日)	
卡·考茨基 (摘录)	(512)
(9月16日)	

阿·施塔特哈根 (摘录)	(514)
(9月16日)	
格·福尔马尔	(517)
(9月16日)	
克·蔡特金	(522)
(9月16日)	
卡·乌尔里希 (摘录)	(525)
(9月16日)	
爱·伯恩施坦	(526)
(9月16日)	
卡·考茨基 慕尼黑党代表大会 (摘录)	(529)
(1902年9月24日)	
爱·大卫 慕尼黑的法庭 (摘录)	(533)
(1902年10月)	

(五)

卡·考茨基 致奥·倍倍尔	(539)
(1903年1月5日)	
奥·倍倍尔 致卡·考茨基 (摘录)	(542)
(1903年1月8日)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 (摘录)	(543)
(1903年8月10日)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 (摘录)	(544)
(1903年8月29日)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 (摘录)	(546)
(1903年9月9日)	
在1903年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奥·倍倍尔 (摘录)	(548)
(9月17日)	

格·福尔马尔 (摘录)	(570)
(9月18日)	
威·科尔布 (摘录)	(578)
(9月18日)	
伊·奥艾尔 (摘录)	(582)
(9月18日)	
卡·考茨基 (摘录)	(590)
(9月19日)	
爱·伯恩斯坦 (摘录)	(599)
(9月19日)	
沃·海涅 (摘录)	(603)
(9月19日)	
德国社会民主党1903年德累斯顿代表大会关于党的 策略问题的决议	(606)
(1903年9月19日)	
卡·考茨基 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	(608)
(1903年9月23日)	
阿·艾尔姆 胜利的党代表大会	(618)
(1903年10月)	
爱·伯恩斯坦 一八七八年和一九〇三年 (摘录)	(627)
(1903年10月)	
卡·考茨基 党代表大会的反响	(636)
(1903年10月1日)	
威·科尔布 理论和策略	(643)
(1903年12月)	
人名索引	(652)

(一)

从1896年10月到1898年6月，伯恩施坦在《新时代》杂志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了六篇文章，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学说。他在其中的《空想主义和折衷主义》（1896年10月28日）一文中，要求社会民主党“检查”自己的“精神武器”，宣扬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在《崩溃论和殖民政策》（1898年1月）一文中，从多方面宣扬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现实可能性，并且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一修正主义公式。

伯恩施坦的这组文章，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不少党员表示反对他的观点，并且要求即将在斯图加特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对此表示态度。倍倍尔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言论感到非常气愤，他在给考茨基的信中说：“要是恩格斯今天看见，爱德把他曾经亲自帮助建立起来的一切都葬送掉了，他会说些什么呢？”他表示，同伯恩施坦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也在1898年5月20日给考茨基的一封信中尖锐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假如伯恩施坦的批评的尝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问：从我们的导师们的哲学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中还剩下了什么？从社会主义中还剩下了什么？”他要求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上给他篇幅同伯恩施坦进行论战。在大会召开前夕，卢森堡写了《关于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一文，不指名地批判了伯恩施坦的观点。她要求这次党代表大会讨论党的“基本策略”问题。

1898年10月3日至8日举行的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没有把

伯恩施坦问题单独列入议程，只是在讨论第一项议程“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时，围绕“运动和最终目的”这一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倍倍尔在宣读了伯恩施坦从伦敦寄来的一篇书面“声明”之后表示不同意伯恩施坦的观点，他认为这些观点涉及了党的基本原则，应当在党的报刊上透彻地加以讨论。伯恩施坦的拥护者海涅、福尔马尔、大卫等人竭力为他们自己的和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观点进行辩解。卢森堡、蔡特金等人则旗帜鲜明地反驳了伯恩施坦等人的修正主义观点。考茨基也作了一次发言。他反驳了伯恩施坦的一些观点，但同时又说：“伯恩施坦没有使我们丧失勇气，而只是促使我们深思熟虑。为此我们要感谢他”。

我们在这一部分主要选译了斯图加特大会的若干主要发言和大会前后的有关书信和文章。此外，还选录了普列汉诺夫在大会以后发表的《我们为什么应该感谢他？》，这篇文章既批判了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观点，也批评了考茨基对伯恩施坦的态度。